

茄山河

屋里向藏书虽然讲勿能算多,书橱搭仔书架也有好几只,量量面积有几个平方,迭歇房价金贵,算下来要靠念万,远远超过书个价值,尽管有一眼民国版个线装老书,也是资勿抵价。不过现在即便互联网盛行,可以勒网浪手机浪看东西,书本个作用已经勿大,但总还是勿及手持一卷,清茶一盏来得潇洒闲适,所以一直舍勿得拿书清理丑脱,腾出一两个平方出来,反而有辰光还要到福州路买新书淘旧书,文庙书市也是时时风光个地方,当作闲云野鹤生活个一种乐趣。

讲起老早南市区分个文庙,的的刮刮有眼来头,伊是古代上海最高个教育行政机构搭仔祭祀孔子个场化,有大成殿、崇圣殿、名宦祠、乡贤祠、明伦堂、儒学署搭仔有名个魁星

淘旧书个最欢喜去文庙

文 / 郑菁深

阁等等古建筑。后来又改建为文庙公园,增添了假山、池塘、茅亭搭仔动物标本馆等设施。小辰光我经常去白相,因为勿要门票。再后来又辟建图书馆,更是有空就去坐坐,记得我对中国书画有兴趣,就是因为勒辣文庙图书馆浏览了交关个山水花鸟书法画册,熟悉了交关大画家个名头。

文庙后来个变迁萧条就勿去讲伊了,改建成群众文化馆是“文革”后个事体,勿多辰光又歇搁了。伊最兴旺热闹个辰光是开辟了文庙星期书市,可以讲闻名国内外,庙里庙外书店书摊林立,旧报刊杂志、书画典籍、文玩摆件,应有尽有,是淘友们个天堂,真有点“淘宝终日不须归”个快活。当然我有辰光也去领领市面,淘过一眼杂志旧书。前两年文庙书市整顿,新个书报杂志销售迁到大宁绿

地旁边,文庙就剩下旧书摊了(也包括一些旧报刊杂志),规模大勿如前,庙门前零星旧书地摊近来也一扫而空,有点像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个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个味道。不过闲话讲转来,文庙书市还是淘书人个乐园,譬如像我迭能个爱书一族。

前段辰光一个礼拜天,我勒辣福州路旧书店兜了一圈,并无所得,便安步当车来到文庙,正是下半日四点钟,冬日个夕阳照勒辣魁星阁浪,高大个树木浪归鸟啁啾,真着眼诗情画意。走进文庙,大殿庭院书摊书铺挤挤挨挨、琳琅满目,书主仔已准备收摊,但淘书人还是舍勿得离开。有个摊主还勿停叫喊:“十块一本、五块一本,噢迭个,两块一本,合【gak】算个。”我俯身拣觅,看到一本《桥牌做庄测验》,五块洋钡;一本上世纪

1952年出版,1978年再版个《杜甫诗选》,两块钱;另外又翻到一本巴尔扎克个《夏倍上校》,傅雷翻译,1954年版,也是两块。年轻辰光读过交关巴氏小说,啥个《高老头》《搅水女人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《猫球商店》《舒昂党人》《于絮尔·弥罗埃》等等,屋里也有勿成套个巴氏全集,迭本《夏倍上校》正好拾遗补缺,虽勿是“如获珠宝”,但也敝帚自珍。尤其令人感到欣慰个是,有很多青年人(看上去像高校学生),也勒海淘书,告摊主讨价还价,迭个一幕让我迭个爱书人觉得后继有人。

不过耳朵边刮着一句,说文庙星期书市又将整顿,勿晓得是否属实,叫淘书人心酸,禁不住心里打一个问号:今后文庙还能淘旧书吗?

沪语中古语

「别」字别意存沪语

文 / 叶世祚

“别”上海话读若 bie(入声)。是个现代汉语常用字,在普通话里有多重释义,组成的词组在《汉语大词典》中超过一百个。然而,就是这个“别”字,却有一个古语释义,独独留在了吴下一隅的上海话中。即“别”所含有的转动、转变、掉转、扭转的含义。

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《诗经》“象弭鱼目”作注笺时说:“弭,弓末警者”。就是弓朝相反的方向弯曲的意思。警,就是别的古字。唐代诗人杜牧《牧陪昭应卢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令吏部沈公暮宴》绝句云:“玉裂歌声断,霞飘舞带收。泥情斜拂印,别脸小低头。”可见,这个回转的意味,在古代是存在的。

明末《初刻拍案惊奇》:“赛儿又冷看一看,别转头暗笑。”清末吴语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说:“赵朴斋听这等话好不耐烦,自别过头。”长期在上海从事写作的著名作家茅盾,在《子夜》中写道:“四小姐很想别转了脸走过,可是张素素拉住了她。”沪上独角戏《七十二家房客》有句台词说:“二房东一看苗头勿对,别转身体就逃”。这层词义就这样被保存下来。此外,上海话常说的:“别转屁股就跑”(掉头离开)、“别过头来”(转过脸来)、“脑子别勿转”(脑筋转不过弯),用的也都是这个字在普通话中已不用了的意思。



信箱做啥勿统一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上海个老公房多数只有两三四层高,也勿是独门独户,一个门号就楼下一只公共信箱,而且是开放式个,居民进出各取自家信件,也经常帮带同层邻居个信件。当时限于经济条件,订报刊人家很少,信件则勿会天天有,一只公共信箱完全适合当时个实际。到了七十年代中期,上海开始出现五六层个新工房。最初沿用老办法,一幢房子也仅辣底楼设一只公共信箱,但楼层上去,人家增加,又全是独门独户,信件遗失脱、未收到个情况逐渐增多,加上随着改革开放个到来,收入增加,精神文化需求上升,订报刊个人家也多起来,开放式公共信箱就显过时了,有人家就开始自制自设独立信箱,其他人家觉着迭个办法对,很快纷纷效仿跟进,于是就出现了照片上情况。但帮也是发展中问题,注意到帮个问题,后起个工房如此景观也就自然消失了。 种楠 摄 林庸 文

老早假期里个小小班

文 / 裴天蓉

现在一到放假大人侬要动脑筋小人哪能安排。阿拉勒拉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小学,寒暑假辰光侬要组织开小小班,一般四五个人一组,最多六个人,小小班侬是自由组合个,不过,名单还是要按老师晓得。老师还会定期来检查。阿拉是五个小姑娘组织一个小小班,侬是住了附近弄堂里个。阿拉就隔天开一次,挑选一家屋里稍微大一一眼,假期个功课侬勒拉小小班里做。出去开小小班,屋里大人侬老放心个。做好功课阿拉还唱唱歌,还编织绒线,有个会用线勾勾包,勾出老好看个花样。阿拉相互学来学去,老有劲个。大家还要到弄堂里去跳跳橡皮筋,踢毽

子,白相了老开心。

老师对阿拉女同学个小小班比较放心,所以勿大来检查,阿拉就老自由个,做做功课茄茄山河,有辰光讲讲自家阿爸姆妈。

一趟一个女同学讲,阿拉阿爸欢喜我,搭我买个侬是带橡皮头铅笔,阿哥就既没。几个女同学联想到自家个阿爸,侬讲对个对个,阿爸欢喜阿拉,姆妈欢喜阿哥阿弟。阿拉隔壁弄堂里一个女同学闷声勿响,阿拉大家既没看山色,侬夸自家阿爸好,例子举个勿停,另外一个讲伊拉阿爸还偷偷瞒过伊拉姆妈拨伊零用细味,隔壁弄堂里女同学哭起来了,阿拉大家一记头闷脱了,看牢伊。一个人讲哪能介滑

稽啦,阿拉开心依还要哭。伊讲,侬老开心个,伊阿爸三年前生病走了,当时断气了眼睛还勿闭,伊姆妈叫伊拉阿爸闭还勿肯闭,伊就跟伊阿爸讲,伊会听姆妈闲话个,会搭姆妈一道照顾好阿弟阿妹个,伊拉阿爸终于闭上了眼睛。伊讲到帮搭累了老伤心,一记头阿拉一个侬个哭了。

帮天巧了,老师正好来检查,看到阿拉侬勒拉,问阿拉做啥勿开心啦?阿拉一个个马上擦干眼泪,假装既没发生啥事体一样,老师还是看出来。老师讲,同学之间侬要相互帮助相互爱护哦。后来,阿拉小小班里个同学,经常拿自家屋里好吃东西来拨伊吃,有个还送伊好看铅笔搭仔橡皮,勿再勒小小班里夸自家阿爸,小小班里同学要好得自家个亲姐妹。

沪读码头

开办了廿多年个上海滩上规模最大个鱼市场——铜川路水产市场拉去年10月整体搬迁,彻底关脱了。交关上海人还是蛮想念伊个。葛末来拉铜川路之前,小菜场或者饭店是到阿里搭去批发水产品个?让我讲拨依听:是到杨树浦路江浦路上个“上海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”。

1938年8月,侵华日军伙同伪官商,来拉齐物浦路(今江浦路)原工部局码头再建鱼市场,并打着“华中水产株式会社上海鱼市场”幌子,利用军事手段,来拉上海河里,拦截渔船,攫取鱼货,强抢豪夺,并硬拉渔民进场内交易。一些民族意识强烈个国人鱼行,宁可勿做饿肚皮,也拒绝拨小鬼子利用。

抗战胜利,国民政府派专人前来接管。1946年3月,鱼市场正式复业,上海市海关、警察局、招商局和铁路局协助鱼市场交易。

全市200多个小菜场以及众多个鱼摊小贩所经

上海滩最大个鱼市场

文 / 徐鸣

营个水产品侬靠鱼市场供应。渔业交易逐渐繁荣,每日凌晨1点到7点,鱼市场里人头攒动、人声嘈杂,交易忙碌、运输频繁。

虽然鱼市场生意兴旺,但管理很差,秩序混乱,地痞、流氓、黄牛、退伍军人混杂其间。帮帮料同巡警、宪兵勾结,敲诈勒索、偷窃扒拿、寻衅斗殴,时有发生。

一唱雄鸡天下白。1949年6月,解放军上海市管会接收鱼市场。经过一个多月内部整顿,货主、经纪人、鱼贩子侬能够根据规章办事,市场慢慢走上正轨。接下来,鱼市场对鱼贩子逐步清理,发还股金、收回股权,并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。1953年,上海鱼市场改名为“上海水产市场”。1956年成立中国水产供销公司上海市分公司,上海水产市场成为其下面个“第一批发部”。1990年又改为“上海市水产供销公司第一分公司”。勿管名称如何变更,鱼市场始终承担上海市民个水产供应。

改革开放后,存在半个多世纪个交易场所,由于设备简陋、房子破旧,已经跟勿上时代前进个步伐。1983年,政府投资900万元

人民币,翻新大楼、更新设备。到了20世纪末,杨浦滨江一带重新规划,原来个鱼市场统统敲脱改造成渔人码头,供市民们休闲观光。所以就有了后来个铜川路市场。

细心个读者会发现,江浦路市场是侵华日军另立山头造个,葛末肯定拉此前还有一个鱼市场存在。究竟来拉阿里呢?让我再讲拨依听:1841年上海开埠,逐渐人烟稠密、市廛熙攘。民以食为天嘛,鱼行应运而生。1864年,就拉十六铺,出现了零星几家鱼行。后来勿断滚雪球壮大,到1935年,十六铺已经是行栈林立,有冰鲜鱼行23家,河鲜鱼行7家。买卖兴旺,俨然闹市。但大多数鱼行为杜月笙、虞洽卿等大亨所把持。

国民政府实业部眼看十六铺鱼市场生意介好,就想另起炉灶独揽管理大权,于是决定拨款筹建一个鱼市场,选来拉周家嘴岛(今复兴岛)为新建鱼市场个场址。因为复兴岛是上海唯一一个人工岛屿,地处黄浦江下游,交通方便,为海洋鱼货必经之地。实业部还派人赴日考察,收集建造鱼市场个资料。

鱼市场由“新泰昌营造厂”承建。7层高个办公大楼外形像一只渔轮,别具一格。大楼屋顶安装霓虹灯,“上海鱼市场”5个大字闪闪发光。轮船只要一进吴淞口,就能望到。夜里向更加醒目。

1936年5月11日上午10点钟,全国规模最大个鱼市场举行揭幕典礼,各界人士五六百人参加。翌日凌晨3点正式开业,当天码头停靠三十三艘渔轮,进场交易个鱼贩子约4000人。

“八·一三”抗战爆发,鱼市场被日军占领,部分建筑毁于炮火。1937年8月18日,鱼市场宣布暂行解散。1个月后,正式通告鱼市场关门打烊。且当时吴淞口被日军封锁,鱼市场货源断档。于是全市渔业交易中心仍旧返回十六铺。

一百五十多年来,上海最大个鱼市场路线图就是:十六铺到复兴岛再到十六铺到江浦路到铜川路。